

执着去掉了；丈夫也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都是大法法理的指引。因此，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退缩、放弃、向邪恶低头，不把旧势力看大，不把病业假相看重；再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向民众讲真相，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一旁，就做师父要我们做的。

这次丈夫闯过生死关，对身边的同修们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见证了师父的无量威德！我们阖家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对我们无私的帮助！

注：

-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 [3]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4]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 [5]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 明慧网 第十五届大陆法会

### 特刊 [一]

- |    |               |
|----|---------------|
| 02 | 九旬老人救警察       |
| 07 | 孩子们读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
| 17 | 寒暑无阻 真相传遍全县村庄 |
| 25 | 慈悲与选择         |
| 30 | 时间紧 多救人       |
| 35 | 信师信法 和丈夫闯过生死关 |



## 九旬老人救警察

文：四川大法弟子 珊娘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我还有几天就满九十四岁了。我以前是个缝纫工人，生活苦，病痛苦，一辈子吃不完的苦，当居士跑庙子也无济于事。

是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修炼后我身上的所有顽疾都好了。现在我九十多岁的人，出门不拄拐杖，不戴眼镜。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一直坚定修炼，发真相资料救世人。

二零零四年，师父发表经文，要求“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1]

我就带上各种真相资料，走街串巷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小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军人、本地人、外地人，劝退了许多人。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2] 我就近两年到派出所、公安局送真相资料的经过，谈谈对师父这段法的体会。

### 在派出所里送真相护身符

近几年，我与一位七十四岁的同修 A 一起生活，互相照顾，一块儿学法炼功，一块儿出去讲真相，配合默契。

二零一六年的一天，我们出去讲真相，顺便镶牙。走到一处立交桥的附近，我回头看见 A 被几个警察围着，要搜她的包，A 不同意。我过去为 A 说话，他们又围着要搜我的包，我也不同意。他们就叫来小车，把我们俩绑架到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搜身、搜包。从 A 同修包里搜出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份真相资料。我包里有真相护身符，我趁一个机会揣到了衣袋里保护起来，没被搜去。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还叫我们等。我们就静静的发正念。经过的人来来去去，我就拿出真相护身符送给进进出出的警察，他们都接受了。

来，在我们地区，不少的同修被病魔拖走了生命。在这期间，很多同修虽然都帮着发正念，都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去否定旧势力。实质上是帮助了旧势力，加重了对病业中的同修的迫害。因为找不出原因，就认为发正念也不起作用。有的就直接埋怨同修没正念等等。面对魔难中的同修，大家都觉得无可奈何，认为无可抗拒。时间一长，有的同修早走了；也有的拖的时间长了，大家也麻木了，也没人去过问了。同样的道理，对被邪恶迫害已经关押了的同修也是一样，问题一发生，大家都在讲同修的问题，带着埋怨的心态发正念，邪恶清除不了，也不能把同修营救出来。

认识到这些问题后，我们协调小组进行了认真的切磋，大家都各自向内找，而且也提出了弥补的办法。

工程队来的人，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因为我家的义举，他们来的人也都说法轮大法好。一个月后，也就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七点，工程队竣工了。工程队的负责人高兴的对我说：“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招待，谢谢你们无私的配合。放心吧，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出问题了。”儿子和他们最后结了账。

我们的心摆正了，路走对了。第二天，丈夫高兴的对我说，他的肿都消了。这时我发现我的腿也不疼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历经近一年的时间，闯过重重险阻，走过了这场生死大劫。

二零一八年元月二十日，是我和丈夫金婚的日子，家里的亲戚都说，真没想到丈夫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比原来还年轻了。这个法轮功真是好啊！

### 结语

师父说：“旧势力利用了里边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的时间它干了它要干的事。其实师父也是反过来利用它干的这一切成就着大法弟子”[5]。师父就是将计就计的巧妙的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提高我们的心性，转化我们的业力。

回顾这近一年和丈夫闯关的过程，我对丈夫的怨恨的强烈

一切都是假相。这里一定有我们要去的人心、应该提高的因素。

## 整体提高，丈夫的肿全消了

我也不再强调丈夫向内找了，这时我们认识到了，一味的强调他要向内找，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他是由师父管的，他会在法中提高上来的。师父已多次告诉过我们，七·二零之前得法的老弟子，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业关，这浮肿的身体不是自己，通通是旧势力演化出来的假相，排除它，灭掉它。

丈夫的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其他同修，此时，我悟到应该和同修整体提高，不依赖同修没有错，但需发挥整体的力量。我告诉了几位同修，他们有空时就随时来家中发正念，而且不带任何观念，发完就走。那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更加坚定了丈夫一定要闯过生死关的正念。

一天，我听到他和儿子对话，儿子还是希望他去医院。丈夫说：“我修了大法的，就应该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儿子又问：“那全身的肿怎么消下去？”丈夫说：“那是心性不到位，心性到位了就能消掉！”

几天后，一楼的人跑来急敲门，说他们家的厕所和主卧室漏的就象下大雨一样，说：“是你们搞装修引起的，就得从你们家找原因。”我们家住三楼，他怕我们推脱，所以态度有点强硬。我说：“你放心不要急，是不是我家的原因，我们都应该配合搞好。”第二天工程队又来了。经过检查，是在我家三楼下去一尺多的位置上，一节水管在漏水，是因为水管老化了，可能是震动引起的。可以不通过我家，在二楼直接施工，社区的管理人员也说与我们没关系。按理我们也可以不去管了。如果是常人，这又是个一下扯不清的问题。开始为查找原因，我们家的一面墙已经拆了，地面也掀开了，我们没有提任何异议，同意就从我们家给二楼和一楼修管子。

这样的事一出再出，绝对是有大漏了。晚上背法，我看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也看到了我们地区整体存在的问题。长期以

后来，派出所警察开车把我们送到公安局，把我们俩连同从A那里搜来的真相资料交给了那里的警察。

## 公安局长看《九评》

到了公安局，警察把我们的包放到存物柜里锁起来，我们呆在审讯室，由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看守着，中午都不让走。警察说，等着，一会儿局长要来见你们。

下午三点以后，警察说局长来了。我起身迎上前问：你是局长吗？他回答是。我说：今天吃了你们的饭。他说：应该的。局长看见桌上放着从A的包里搜出来的《九评共产党》和一份资料，拿起就看了起来。我对局长说：局长，这个东西丢不得，珍贵的很。他说：“不会丢，不会丢。你不拿来我还得不到看。但是我没有钱给你。”我说：“不要钱，这都是免费赠送的。”他幽默起来，说：“不要钱？要我的命呀？”我也乐了，我说：“不是这样的。你那么大的官，更大的官还在等着你呢。”他说：“有那么好的好事吗？”

警察要我到局长办公室去，局长问我是什么原因到这里来的，我讲了事情的经过。我说：我们是好人，做好事。我们学法轮功修真善忍，我们是在救度众生。那些资料是给众生看的。他说：“没得啥子的（没什么问题）。”也没记录，就到另一间屋子去了。这位局长姓王。

一会儿警察拿来我的包，倒出来，看见我包里的串珠，有颗珠子有“真善忍好”字样，就想没收。我说：这个不能给你。如果你要拿去，就把那颗有字的取下来，送给王局长。

## 局长室里警察三退

我们刚到这个地方时，这里的警察个个显得很紧张。听到我与局长的对话，看到局长的态度，大家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个年轻警察跑到局长办公室来，我就说，我们在帮助人“三退”。于是给他简要讲了什么是三退。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了团的。我说：“你把团退了。那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来的幽灵，对人没一点好处，讲斗争，搞运动，害死



了八千万中国人。我们是中华儿女，热爱中华民族，热爱中华老祖先留下的传统。退出中共的组织，将来天灭中共时，你就平安。你不退，共产党被销毁那天，你的生命就去陪葬。你看薄熙来、周永康，官再大，钱再多又怎么样？人没有了生命什么都谈不上。”他说：“要得，退吧。”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把名字写在纸上递给我。我说：“你明白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说：“明白了今后法轮功案子就不要接了，法轮功遭了多大的迫害呀。”他说：“不接了，不接了。”

另外几个警察也闻风跑进局长室来，都要“三退”，最后一个年轻姑娘也退了队。在局长室里一共劝退了六个人。我祝福他们说：“三退以后你们工作好，生活好，将来有大福份。”我给他们每人一枚真相护身符，他们高兴的接受了。

### 局长三退

同修A在审讯室里，警察要她签字、照相，A拒绝。这时，警察说：黄局长来了。黄局长说：“都四、五点钟了，怎么还不放人走？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对A说：“签字吧。”A说：“没干坏事不签字。”他说：“去照相吧。”A说：“你把照相的理由说给我听。”于是姓黄的局长就对讯问的警察说：“字不签了，相不照了，叫她们走。”

这时，王局长来了。我说：“局长，珠子得到没有？”他说：“得到了。”我说：“那是护身符。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他打趣的说：“退得不？”我说：“退得。”他举起双臂划了个表示了结的大圈，大声说：“要得，退党！”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后就走了。我没听清名字，就默默的送他一个化名：德福。祝愿他有德有福。

王局长先说要用车送我们，或叫孩子来接我们。我们都说：不用，自己走。这时，黄局长问我们有无公交卡？我们说没有，他就给了我们一人一元钱，并嘱咐A好好送我回家。

### 送真相资料到派出所

那天没有给黄局长三退，我很遗憾。从那以后，我一直惦

缓过来了。在瞬间即发的生死关头，师父第三次救了他。

一个月后，经过学法，我的心性已经稳定了。我知道，医院并没有治好他的病，只是给他强行消了肿，而且这对重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对身体的损伤是很厉害的。这时，丈夫说他的肚子又有点肿了。我说这是好事，守住心性就做我们该做的。

出院的两个月后，儿子帮我们把房子的厕所和厨房都重装修了一下，又安装了暖气片。一切都就绪了，天也冷了，我们就搬回来住了。一个星期后的半夜里，楼下两位老人找上门来说：他们家的房子漏水，就在厕所和主卧室的那面墙的位置上。我要他们不要急，我们一定负责修好。第二天，我们通知了工程队，一个月后，全部修好了。

在此期间，丈夫身上又开始肿厉害了，睾丸也肿了。我想到师父说：“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就坚定你的正念，做好你的事情，你这三方面真的做的很好，谁都不敢碰你。”[4]

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我们一刻也没懈怠过。这时，我们心都很稳定，认为就是好事。这一切不正常的状态都是假相，那不是自己。灭掉它。

这时儿女们找了省里最权威的心脏科老教授，教授看了医院所有的检查结果，认定我丈夫已经达到了心衰四级，也就是顶级，目前还没有任何根治的办法，只有肿起来了就来消肿。就是说，医院里已经对丈夫的病判了死刑。唯一能救他的，就只有大法，只有师父。这时我也想起了过去在我们地区患了全身浮肿的几位同修，没有一个闯过来的。如果丈夫身上一直这样肿下去，达到了极限，能来得及急救吗？这天深夜我再背《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以前总是背不好，这次，我顺利背下来了。在这一节的最后，师父讲了四个故事。背完后，我突然悟到了：“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啊！”那个长春的学员，铁管子瞬间就从那高楼上面直奔头顶插下来了，千钧一发的那一刻，师父都能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刻看护着我们，前三次师父都是我丈夫瞬间即亡的生死关头奇迹般的使他转危为安，我要绝对的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物极必反，

纠缠是与非，要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动的念，如果是人心，不要把它当成自己，而且马上发正念铲除它。

我俩第一次象同修一样的敞开心扉、心平气和的交流，通过交流，我们彼此解开了心结。从此，丈夫也真正学会了向内找。

丈夫在部队工作十八年，转业到了地方，一直担任领导工作，受党文化的影响很深。虽然修炼了，很多思维、观念都打下邪党文化的烙印。认识到这点后，他每天高密度发正念，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漫谈党文化》。每天晚上听两讲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深夜，他因为出不来气，就坐着背法，而且随时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他有几个讲真相的手机，我看到他半夜起来为手机充电，动作十分艰难。想到师父说：“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3]我对丈夫说：你死不了！你在精进，师父绝对不会放弃你！师父一定会保护你的。

## 坚信师父无所不能

丈夫的肿一直没有消，并且还在日益加重，我整夜为他发正念，向内找，背师父的法，师父也一再的提醒我守住心性。每到这个时候，信心十足，觉得丈夫的魔难也解体了。第二天一看，浮肿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在儿女们的一再坚持下，丈夫去本市某疗养院做了检查。医生按心衰治疗，给他消肿，两分钟一尿壶尿，五天后，全身的肿消了，出气也均匀了，各种检查也做完了。原来医生说要在他的心脏部位安支架，也没有再提，医生惊奇的发现：我丈夫有一根很细的心血管是通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身肿的又那么厉害？医生开的药丈夫也没吃过，七天就出院了，出院后我们暂时住回了老房子那边。

有一天，丈夫从院子外边回来说：刚才从他的脖子以下的部位一直到丹田，突然变的象一大块很僵硬的石板，感到马上就会摔倒，他立即在心里喊发正念口诀，喊“师父救我！”就

记着他，也希望那些已三退的警察更多的了解真相。于是我准备好一包资料与同修A一起到王局长那个单位去。我们去了几次，就是找不着那个地方。怎么办呢？于是我想，我们是从哪个派出所被弄去的，我们就去找那个派出所送我们去。

到了那个派出所，看见开车载过我们的小伙子，但他不敢送我们去，看见我们就躲。这时一个念头出来：找派出所所长转送。我去找所长，说所长不在，我就在派出所里等。等来一个人，我说，你是所长吗？他问什么事？我说我送资料来，资料是救人的，救生命的好东西，请你转交王局长。他说，拿来吧。我说，千万要送到，送不到有罪过。他说，送得到。我说，你先组织你们派出所全体人员看，看了全体生命都得救了。然后再送到公安局去，交给局长。他说，一定的，一定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发表后，我又给派出所送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楼上下来，我把资料交给他，请他看后转送公安局局长。他接过资料，同意了。

## 送资料到公安局

我们所在地那个公安分局长期迫害法轮功，至少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看守所还关押着几个。我想，如果公安局分局的局长、警察都明真相，都不迫害法轮功了，把同修都放出来多多的救人，多好啊，对警察们的前途也好啊。于是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去了公安分局。

第一次去，到接待室，我告诉接待员我要找局长。他说局长出差了。我就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来找局长，是为了他好。我就与这接待员聊起来，给他讲三退，劝三退。他退了，接待处共三个人都退了。

第二次我带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再次去这个公安分局，换了一个值班的，说局长不在，叫我不要等。我说，那么拜托你们，请帮忙把东西转交局长，行不行？他们说，行。我不放心，又问：转的到吗？他说，转的到。我说，你们也看看吧，了解真相对你好。明辨是非，选择善良，生命才平安。我出大门下石阶，石阶比较陡峭，那个接资料的年轻警察就来

扶我，我劝他三退，三言两语他就退了。

### 三次送资料到大城市公安局

大城市公安局要管几个县几个区，本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严重情况与他们大有关系。我想，他们明真相不迫害法轮功了，下面的情况不也就会改变吗？我去了三次。第一次局长不在。怎么办呢？第二次我就托门岗转送，门岗同意转送。这过程中，我还给一个执勤的警察讲真相，劝三退。他明白了真相，说：“明天就写申请。”我说：“不用写申请，表个态就行了。”他报了姓，对着天说：“我要退党。”

第三次去，我带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门口又是另外一个门岗，我请他转交局长，我说随便给哪个局长都行。他收下了东西。

### 感想

那天在局长室里我与三退了的警察闲聊，我说：你看法轮大法好吗？他们说“好”。我说，我们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2]你们三退了，佛保护你们，时时平安。你们相不相信？他们说相信。我说，你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把这九个字记在心里。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不要接，伤害好多好人呀。他们应允。

我与局长、警察轻松沟通，坦然交流，正常互动，仿佛共处在一个祥和的场里。这让我看到，生命明白的一面，正渴望了解真相，急切的等待得救。到公安部门走这一趟，我感到，生命是那么的可贵，生命的本质是真善忍构成的。漫长的岁月中，生命迷失了，走向了毁灭。师父不仅度修炼人，也救度普天下世人。

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在讲清真相中尽量地做。”[2]

从这段法中我悟到，师父说的亲人，包括正法中起负面作用的人，如参与迫害的警察等。大家都知道，中共公安局、派出所是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责任单位，一些警察是直接责任人。

留下永久的遗憾。如果师父还能给我对他弥补的机会，我一定要拔掉这个对他怨恨的根。

丈夫在西北高原的无人区的部队里十八年，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病，回到地方也没有轻松过一天。一九九六年有幸得了大法，在师父的保护下，曾经一身的病：哮喘、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严重糖尿病、大面积皮炎等疑难杂症全好了，才活到今天，现在都快八十岁了。在正法时期最后时刻，旧势力就硬要把他拖走。我对丈夫的怨恨彻底解体了，慈悲心出来了。随之，观念与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丈夫吃剩的东西我从来不吃，穿过的袜子都是他自己洗，现在嫌他脏的概念一点也没有了，对他脾气也发不起来了，看他也顺眼了。对别人也是一样，讲话做事都是平静祥和的。师父给我把怨恨的执着心拿走了。

以前我觉得丈夫对法理的理解就象刚入门的新学员，认为他是那种大法的事也做一些，每天也学法炼功发正念，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学进去，法理不清，也从来不向内找的人，我们从来不在一起切磋。我曾经多次讲过他：“你这不是修炼，充其量也就是在糊弄事。”我讲的时候，语气也不好。他说：“你修多高我又不嫉妒你，你管我干什么？”所以每次都是不欢而散。我们两人，从来学法炼功都是各做各的。

现在，我俩在一起学法，读网上同修修炼体会的文章。一天，他谈自己向内找的内容。听了以后，觉得他还没学会向内找。比如：九九年“七·二零”我去北京时，他当时是非常支持的，是他马上到银行取了钱，给我买好了飞机票，他没有去，是因为怕他走了，单位乱了套。他也讲到了对我的怨恨，他平时多次说过对我没有怨恨心，没想到他也有一肚子怨恨。而且他对自己错的东西没有一点认识。我谈我自己是怎样向内找的和向内找后的感想。然后我告诉他：向内找首先要站在法上，用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你也是大法弟子，大法遭受迫害，师父遭受魔难，你当时维护的是常人社会，而不是维护法，你只是支持我这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什么事情你不能钻到具体事里，



他随时随地都会离我们而去。家中的存款密码、电脑的密码我都不知道，但我下决心不问他，不给他增加思想负担。他主动把银行折子拿了出来，告诉我密码，我看都没看，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通宵达旦的用师父前些年赐给我的法器，一边发正念一边铲邪魔。我们的空间场还是乌云滚滚，并且还掺杂着青面獠牙的邪魔和不停的发出奸笑声的烂鬼。

有一天已经凌晨五点了，我发正念已经发了一个晚上，我说：师父，我实在抵不住了，请您派天兵天将来吧。瞬间，空间场亮了。但是第二天邪魔又来了。我不吃不睡，不知道饿也没有瞌睡，在痛苦的魔难中，体重瘦了十二斤。

师父说：“这些魔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魔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众笑）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我想：师父说是好事就是好事，我们是不是象师父说的：“是不是误在哪个层次中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3]

和丈夫一起向内找 为什么丈夫同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次一次剜心透骨的向内找，找到了对丈夫的怨恨心。因为一些陈年往事，在我的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怨，在常人中也积下了很多的怨，我通过学法都基本上去掉了，唯独对他的怨，我也想去，就是去不掉，排不走。我非常明了，这颗怨恨心绝对带不到天上去的，是必须要去掉的。平时只要触到往事，就火冒三丈，说的话也非常尖刻，一定要压倒他。

我每天晚上背法，师父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消除了对他的怨恨。又想起了他的好。我们结婚五十年了，因为我老家离的远，亲人都不在身边，他是我唯一最亲的人，我们风雨同舟，生死相随。我在黑窝被关了三年多，他风雨无阻，劳教所规定每月可以接见两次，他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有时很长时间不让接见，他还是要来。他为人正派、忠厚、温淳，在常人看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丈夫。如果他要真的先走了，我会

但是他们也是被中共驱使、胁迫的，被背后的邪恶因素操控的，被旧势力安排的。而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这一切安排。如果我们抱着仇恨心、怨恨心、瞧不起的心，把他们置于对立面，他们就将永远失去被救度的机缘。从师父这段法里，我感受到了师父对生命的无量慈悲，与大法弟子也应该把世人当作亲人的更高境界。

有同修问我，到派出所、公安局送资料，你就不怕吗？我说，我是在救人，救人还“怕”吗？不管世人及警察，表面表现如何不理智，其实生命深处都在等待着得救。怀着怕心是救不了人的。再说，我们到哪里，我相信都有师父在身边。讲真相救人是师父弟子的使命。我们只做了这一点点，而师父度我们，还要救世人，还要救全宇宙的众生，还要建造更加美好的新宇宙，师父多辛苦，多操劳啊！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包括特殊职业的警察。救一个留一个。

我九十多岁了，虽然上坡下坎有点颤巍巍的，慢慢的走，一步步的走，也要坚持走出去救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孩子们读大法后的巨大变化

文：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日】我是二零一一年正式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从三岁时就患有神经痛，长大后还患有嗓子嘶哑、耳朵聋、颈椎痛、肩周炎、胃痛、腰痛、附件炎、月经不调（一年就能来四~五次、来了一个多月也不走）、骨质疏松、严重缺钙、低血压（低压49 高压70），胳膊、腿成天无力还酸痛、紫外线过敏、荨麻疹、气管炎、一年四季感冒不断等二十多种病。疾病缠身的我真是苦不堪言。

而得法仅仅几个月，我由一个病婆子变成一个无病一身轻

的健康快乐人。当我写到此时我已泪水涟涟。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无数的苦和难，弟子只有精進、精進、再精進兑现史前的誓愿。

### 把真、善、忍的法理带给孩子们

我的职业是在家里自办幼儿园。得法后我深知大法的超常、博大精深、真正的能使人道德回升。我就想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每一个人。特别是从小被党文化毒害的孩子们。

我先给孩子们讲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到“孝”时我便把“大舜全集”视频发给家长，让家长陪同孩子一起看，然后用语言复述出故事的情节，家长们被感动了。讲到“感恩”时，我都是先讲爸爸妈妈为孩子的付出、老师的辛苦、亲人的关怀、朋友的帮助等让他们知道受人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讲到“忠”时我就给孩子们讲岳飞的故事，当讲“义”时就讲三国的故事。讲到与人相处时就讲：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

然后再把真、善、忍的法理带给孩子们。我给孩子们讲“真、善、忍”三个字在孩子们能理解的基础上的含义：“真”就是要做真事，说真话，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慈悲心，不欺负人，同情弱者，帮助穷人，要乐于助人，多做好事；“忍”就是在困难时，在受到屈辱时，要想得开，挺得住，不怨不恨，不计不报，能吃苦中之苦，能忍常人难忍之事。紧接着就讲“德”的重要性：打人、骂人、欺负人、偷人东西等都是用自己的德去换对方的黑色物质业力。

我家幼儿园的孩子真能做到不骂人、不打人、不说脏话、不说谎话，非常懂礼貌、尊老爱幼，每次家里来人孩子们便恭恭敬敬的行礼问候。

吃饭时我就讲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不能随便浪费一粒米，浪费粮食的可怕后果，孩子们说：“老师我们再也不浪费粮食了。”孩子们果真做到了。

邪魔烂鬼还经常往我脑子里打各种念头，制造假相。一天，我在阳台上晒衣服，听到一个声音：“以后，衣服晒一个月你不收，也没人会帮你收。你经常深更半夜才从外面回来，到时候家里冷冰冰的，热水你都别想喝上一口。”我还看到给他开的追悼会，连我和孩子们写的感谢信都贴在单位大门口。失去了他后，悲惨的景象也时刻在我脑中翻腾。此时我完全被失去丈夫后的痛苦笼罩了，生活在两个我中，一个是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我，一个是即将要失去丈夫的我。我真的被压的喘不过气来。

一天，我突然听到师父很严肃的喊着我名字说：你太自私了，不赶快帮他闯关，总是想自己。我猛然清醒了，我怎么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呢？他这不是还活着吗？这是旧势力久远以前的安排。以前他在多次的消业过关中，我也总怕失去他，被旧势力乘机钻了空子，我这是配合了旧势力加重了对我们的迫害。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1]这完全是假相，我立刻发正念清除它。

我和丈夫也统一了认识。有漏我们会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考验我们！我们是归师父管的。我对旧势力说：谁迫害他就是迫害我，我和他是一个整体，我做的事都有他的一半，谁要迫害他，我就要铲除谁。一天晚上，丈夫说，他正感到不能出气的时候，象空调开了，一阵冷风在心脏部位吹了一下，马上就缓解过来了。在生死紧要的关头，师父第二次救了他。

丈夫的肿消掉一些，没过多久又肿起来，反反复复。我的右腿无端也日夜疼的钻心，视力也模糊，我天目看到房子的上空乌云滚滚，邪魔烂鬼密集，灭了一批，又来一批，因为我长时间的发正念，感到丹田里象没有气空了一样的。腰也直不起来了，感到旧势力真是要对我们下毒手了。

丈夫一直坚持不去医院，他说：“修大法如果都好不了，医院更治不好。”丈夫脚肿的最大号的拖鞋也穿不进了，脸也变形了，胸部也肿起来了，呼吸极其艰难，给我的感觉，好象



这时，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们开始每天高密度发正念。

我想：这样的事出在我身边，一定是我有了问题。我也开始了向内找。我在本地一直做着一些协调工作，确实事情比较多。我们家平时就俩人，家务事也不多，购物包括我的衣服、日用品都是丈夫买。饭菜也是他做，钱都是他管，银行我从来没去过。修炼上的事也是同样，上明慧网、讲真相等等事情他也协助我做，他就象个大管家。我想，旧势力就是钻了我太依赖他的空子，通过加重对他的迫害，达到使我不能专心做法事的目地。第二天，我就让他坐下来多学法。家务事我来做，没有时间买菜、做饭，中餐就要儿子从网上订外卖，让别人送来，早晚我们本来吃的就很简单，我觉得旧势力这点雕虫小技难不倒我。但是并没有因此就解除了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

### 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一天上午我坐在床上，睁着眼睛就清清楚楚的看到丈夫驾着个小船，头也不回的飞走了，飞到一个平台上，停了一下，又往更高处飞了，飞的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套紫红色衣服扔在地上。我想：这可能就是人皮。他连人皮都脱了，马上就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时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另一个我出现了。

丈夫全身的浮肿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急促。我陪着他发正念，白天还要做一些证实法的事，要安排我俩的生活，抽出三个小时学法。晚上七点半到十点用手机对人讲真相劝三退。然后和他一起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紧接着和他一起发四十五分钟正念，晚上十二点后我就坐在我房间里背法，向内找。并且留意对面房间丈夫的动静。如果没听到动静了，就起来看一看，我觉得他随时都会因为一口气换不过来，被魔拖走。

这段时间，虽然丈夫学法比原来认真了，但我对他能不能闯过这个关并没有把握。我总是要他自己向内找，找了没找他也不讲。他晚上经常做梦，梦到有人要他回答问题，醒来一交流，觉得他回答的没在法上，又没有过好关。而且浮肿又加重了。丈夫觉得无可奈何：“人清醒的时候还好说点，梦中怎么

36

能分的清楚呢？”

地震常识时，我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大地震或大灾大难来时，靠这些常识是躲不过去灾难的。孩子们用渴望的眼光看着我：老师那咋办啊？我告诉孩子们：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了你，那就是诚心诚意的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便能躲过大劫。纯真的孩子们大声不停的念了起来，停都停不住了，回家后还告诉爸爸妈妈念。

课间，我给孩子们听《普度》、《济世》等音乐。我要求孩子放学回家不看电视、电脑，不玩手机、平板等，我让家长配合监督，能做到者定期奖励，奖品是我给他们买的拼图玩具。孩子们真的不看电视、电脑等。但每周我都给孩子们发一些传统文化的教育视频。

我还得时常跟家长聊孩子在校在家的情况，把我的教育方法跟家长们谈，家长们非常喜欢我，积极配合我的工作。看到孩子们的巨大变化，有些家长为了感激给我送礼、送钱，我也都谢绝了。

今年“六一”我告诉家长们该上班上班，今天白天我陪孩子们玩，晚上我请家长来我家和宝贝们共度晚餐、欢庆“六一”。家长们非常高兴。我亲自下厨，做的都是家长和孩子们爱吃的，共三十二盘菜，烙的两种大饼，蒸的大枣馒头，我精心的买了几样水果，熬成罐头当作饮料。当家长们看到这一场景都惊呆了。吃饭时我借此机会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是我师父慈悲、伟大，教我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她们都认可，并做了“三退”。

我很珍惜时间，我知道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用无量的慈悲在为我们承受着呢。所以我不舍得浪费一点时间，我就觉得空度时光是对师父的最大不敬。我更珍惜和小同修在一起的时间，这几年我带过的八个小同修，这里仅举三例与同修切磋。

### 师父给桐桐开慧开智

桐桐是三岁时来的，现在六岁了。这个孩子老实、憨厚、不爱说话、先天的记忆力不好，他学什么也记不住，背古诗一

9

首也背不下来，教拼音他就是拼不出来，英语就别提了。

看到孩子这样，我也急了。可是他妈说：“他先天就这样笨，不用着急，能学多少学多少吧。”可我想：不对呀，大法无所不能的，是不是有我该去的心？向内找后，发现这孩子是来去我这颗急躁的心的。我放平了心态，把《洪吟》用拼音的方式抄了一本，有时间就叫桐桐拼读，一首《洪吟》教了五遍，他的小脑袋突然间一下就开窍了，能拼下来了，一连拼了几首都拼下来了。接下来，他不但拼音会读了，数学题也会做了，跟正常的孩子一样了。

而且还不只一样，别人不会做的奥林匹克题，桐桐竟然也能做了，而且一道题也不错。我们非常高兴。这都是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是师父无量的慈悲给桐桐开智开慧了。

### 谁都不管了的朋朋变了

这八个大法小弟子中最难带的顶属朋朋了。朋朋来自单亲家庭，爸妈在他四岁时离婚了，由妈妈带了一年，回来时爸爸看到孩子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坏毛病特别多，就把孩子接回来了。因爸爸上班，就把孩子送到常人家的幼儿园了。

去年八月份，同修跟我商量：说朋朋八岁了，九月一日该上一年级了，问我能不能帮带带这孩子。经过了解，得知朋朋的爸爸以前学过法，后来不学了。朋朋小的时候听过一段时间法。我一考虑，这是昔日的小同修，也许是师父送来的小弟子，我说：我带带试试吧。

因为我开的幼儿园是我一人上课，我还得自己做饭，而朋朋来了，又是长托，每天上学还得接送，四个来回，这就占用我很多时间也忙不过来，也不能在接他时把幼儿园的孩子放在家里，于是我就把七十八岁的父亲接过来，帮我接送朋朋。

没想到朋朋的到来，弄的我们家里鸡犬不宁。这孩子性格古怪，特别倔强，特别不听话，坏毛病特别多，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撒谎、偷东西、爱打仗，吃饭特别挑食，不爱吃的一口都不吃，和任何孩子也玩不到一起，一会儿就和人家干起来了，

不能耽误我救人。

我几次被构陷进派出所。我不怕，到哪都讲真相，在师父加持下一次次正念闯出。每次都有同修劝我先别出去了，在家学法调整一下吧。我也在及时找自己，修自己，但我救人的脚步没有停，边救人边调整，时间有限啊！

我从来不管什么敏感日不敏感日的，那是邪党定的，全给它解体！在我这不起作用，越是敏感日我越出去。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师父救了我，感恩的话不多说，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今后会更加努力，一定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也对得起我自己。

叩谢师尊！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信师信法 和丈夫闯过生死关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四日】

### 丈夫出现病业状态

二零一七年三月的一天晚上，丈夫正睡着觉，突然觉得有一个东西掐住了他的脖子，一下子不能出气了。丈夫心里说：师父，弟子再不精进也不能不让我出气，请师父给我点气吧。马上气顺了，正常了。在生死关头师父救了他一命。当时，我们认为这就是消业，已经过去了，没向内找，也没发正念。

这时，师父点化我，释迦牟尼佛要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要以不动制万动。我还看到自己双脚踩死的很多蜈蚣、虫子粘在鞋底下面。我一直没有悟到其内涵。

过了几天，感觉丈夫出气很短促，他觉得腿没有劲，因为能吃能睡，也没当回事。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丈夫的脚是肿的，接着又发现不只脚，腿、肚子也是肿的。

后带同修一起做，每天大量发，大量讲，大量劝退。往出带同修，谁不敢出去都来找我，直到能独立去做为止。

今年八月一日那天特别热，我心里跟师父说：今天是共产党军队的节日，军人多数都是邪党党员，我得多救几个，请师父把有缘人带来给弟子。那天光是军人就劝退了六个党员，感觉就是师父带着我做。

现在时间这么紧，师父都急得不行，我们怎忍心让师父着急？在家怎能呆得住？有时到中午了我也舍不得回去，想再救一个、再救一个，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多救一个就为师父多减轻一点负担。反正我一个人也不着急做饭。我吃饭非常简单，吃饱不饿就行。一次做一锅放冰箱里，拿出就吃，多数是因来不及热。

修炼前胃特别不好，凉的、硬的、辣的一点不敢碰，现在啥说法没有。天天出去讲真相，风雨不误，哪天遇到特殊情况讲少了都会找时间补上。起早炼功，晚上学法，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

一次在一个楼区给一伙闲聊的人讲真相，他们不但不要资料，还说一些难听的话。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说：“你们不要我全要！到现在你们还不明白真相，他们的东西我没少看，说的在理。我按照上面说的做，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腰椎间盘突出不知啥时好了。你们真得好好了解了。”说完又大声念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些人一听，全上来要资料并要求“三退”。

一群河北来修路的民工，所有资料都爱看，让我经常给他们送。两个月后告诉我他们要走了，回去就看不到了，想学法炼功怎么办？我让同修给装了个优盘，把他们需要的都装里面，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一个劲儿的要请我去饭店吃饭，还把电话号码给我，说有机会去河北一定要去他们家中做客。类似的事例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现在渴望得救的人越来越多，每当想起他们得救后高兴的样子就更加坚定我救人的决心。我要求自己：什么事都

不爱学习，一学习就哭，就连老师留的作业他都不能顺利完成，有时间就是不做，好事找不到他，坏事保准有他，他一刻也不闲着，我的眼睛都不敢离开他，否则就出故事，至于说尊老爱幼、讲礼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逐渐的，我发现朋朋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毛病——抑郁症。有一天他哭着跟我说：“老师，你说我活着有啥意思呀？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接，而我是谁也不要我了，我是世上多余的人，你说我还活着有啥意思，我天天就想死，我就想跳楼。”

这一番话把我吓了一跳。我就把他搂在怀里，给他讲：“孩子，你是最幸福的一个人，虽然爸爸妈妈不接你，师父没有放弃你，是师父把你送来的，你的生命就是来得大法的，如果爸爸妈妈能接你，你可能就得不到法了，这里不是你真正的家，你的家在天上，天上非常美，没有人间的这些苦。”孩子擦擦眼泪问我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孩子这才停止了哭。

后来我给他姑姑打了电话，姑姑也说孩子在家经常琢磨从几楼跳下去能死。我心里好难过，这孩子真可怜，父母的离异一定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否则怎么会抑郁呢？那么我的责任就不只是一个老师的身份，我还得以一个母亲的心去爱护他、教育他、让他感受到温暖。

于是我就在生活上、饮食上、作息上详细的做了规划，然后开始实行。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无论你怎么对他好，他都无动于衷，而且天天跟我对峙来，早晨不吃饭，我做他最爱吃的大饼、馄饨、麻辣烫、烤肉等，可是他早上就不吃，中午也不太爱吃，哄他也不吃，他不但不吃，还生气。

晚上写作业就更难了，他就是懒，那点作业看着都不写，我都不能离开他，否则一个字都不写。为了躲避写作业，他把所有的作业本、书都放在学校。更让人头疼的是，朋朋在学校也不学习、课堂练习册也不做，开学半个多月换了好几个同桌，总惹事，在学校还偷东西，打人等，现在三科老师都不管他了，给他放在最后的最后，自己一桌。

我得知后赶紧给班主任老师打电话，老师也说管不了他，



放弃了。我就求老师别放弃他，然后把他的情况简单和老师说了。我告诉老师：“这孩子以后由我代管，我没有放弃他，有什么事您就跟我说，不方便教育的由我来管，学习成绩和各方面他都会好的，老师您相信我，他会变好的。”

我父亲接朋朋，他也不好好走路，就是乱跑，我父亲天天被气的不行，说什么也不让我留这孩子了。同修看到我为朋朋累的筋疲力尽，也都不愿意让我留他。我领朋朋背《洪吟》他不背，不学法还捣乱。朋朋的到来的确给我添了好多好多的麻烦。我也犯愁了。

我想到师父的法“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1]。我想：还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啊。大法无所不能，还是想办法让他多接触大法，这么大的法还溶不了这么一个小木渣吗？如果学大法也改变不了他，那这孩子也就没救了。

只要朋朋学法我就奖励他。我买了好多玩具，好多朋朋爱吃的食品，哄他学法。我利用早上吃完饭到上学的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跟朋朋背《洪吟》，起初他不好好背，我就把玩具放在他手里，背完一首就可以玩，或者背完一首就可以吃他爱吃的食物，渐渐的哄上道了，一周左右，半个小时他就能背两首了，晚上也跟我们学法，虽然不老实，爱动，上蹿下跳的，但总能跟下来学一讲《转法轮》。

半个多月后，朋朋能主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吃完早饭洗洗手就能主动拿书背《洪吟》了，晚上学法我就和他练习双盘比赛，这一盘他也老实了，起初十分钟，然后二十、三十分钟，一直到一个小时为止，他的脸也变的红润了，原本很凶的面孔也会笑了。这一变化使我们都有信心了。后来我就大量增加他的学法时间，走路也教他背法，晚上睡觉前也给他听法。

虽然朋朋有一些变化，可是这孩子和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是真气人，但我就是听师父的话——慈悲对他。两个多月过去了，他渐渐的喜欢我了，跟我无话不聊，离不开我了，跟个小尾巴似的，睡觉也离不开我，也听话了，学习也不象以前那样

我就想，请师父让他赶紧离开，别在这影响人得救。他很听话似的乖乖的走了。他一走这些人赶紧把资料装进兜里，我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

到了地方我马上出去发，发着发着一抬头看见半空中出现一个锃亮锃亮的大光球，接着发出五颜六色耀眼的光。再看原本白茫茫的雪地上，呈现大片大片的翠绿色，真是太美了！我站那看了足有半个小时不愿离开。回来后说起此事，同修说你做的好，师父在鼓励你。我对师父的感激不知该怎样表达。

一个深秋的晚上风很大，我骑自行车去农村发资料，经过苞米地时，风刮的苞米叶子哗哗响，我有点发怵。过桥洞时漆黑一片，洞里的风嗷嗷叫的疼人，我吓的掉头往回骑。走了一会儿缓过神儿来觉得不对，我是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怕的不是我，这分明是阻止我救人，差点儿上当。我立即掉头继续前行，边走边求师父加持，让弟子进屯后人不动、狗不咬、鹅不叫，全都静静的等待救度。进屯后挨家挨户的发，直到全发完一点动静也没有，静的出奇。回来时顶风骑车就象有人推一样，比电瓶车跑的还快。我知道这又是师父在鼓励我。这种神奇例子很多。

去农村赶集发资料，来回路上有时搭坐敞篷的拖车，一坐就是几十里。东北的三九天特别冷，冻得上牙磕下牙，全身抖成一团，实在挺不住了，就背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2]。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从不退缩。我想这点儿苦算什么，师父在等待，每天都在为我们承受着巨难，我要尽我最大的能力助师正法，减轻师父的痛苦。

刚开始在城里发资料，都是往楼道里一遍一遍的发。一次出去还没等发就摔了一个大跟头，起来后我想这是点悟我啥呢？就寻思：总这样大面积发能保证一份资料不扔吗？要是能当面给就好了，既不浪费资料还能劝“三退”。想到这转身回去不发了，第二天当面给。

从那天起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了，讲完真相劝“三退”后给一份资料作为讲真相的补充。效果非常好。我跟同修交流

我诚心给它们赔礼道歉，希望它们能够善解，并求师父加持为弟子做主。它们不再来了。炼功中身体出现不正常状态时，也不知道是消业还是干扰，我就想：是业你就消，是魔你就灭！我是大法弟子，我要一修到底，谁也别想阻挡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立刻见效。

通过学法我知道，光学法炼功还不够，还得提高心性，要在心性上下功夫，师父告诉我们：“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1]得严格按照真善忍原则去修。二零零四年我开始正式修炼了。

以前我在家一手遮天。身体不好，精神不好，老伴儿和孩子把我当祖宗供，不敢说我半个“不”字。修炼了，可好，我一学法炼功，老伴儿就发疯，祖宗三代的骂我。那时我的父母都已九十岁高龄，他大声大气的骂。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在帮我消业提高呢，我不但不应该生气还得感谢他。师父告诉了：“作为一个炼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1]我使劲儿咬住嘴唇，咬破了也不还口。

我想这么好的法一定得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受益，就天天出去跟人讲。老伴儿吓坏了，看着我，我一出去，他就跟着，可是他怎么也撵不上我，我身体飘轻，已不再是从前连走路都喘的那个我了。我开门就跑，等他下楼我已没影了。

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真相带到哪里。一次去外地参加婚礼，带了一大丝袋资料，一大丝袋台历和《九评共产党》光碟，一上火车就开发，边发边讲边劝退。其中有三个军官非常认同，都用真名退党，可惜我不会写字，当时也没想起来让他们自己写名字，只好给他们起个简单的化名退了。

他们问我：有个战友的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跑了很多大医院都没治好，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有！把资料给他们，让他们看明白后全部退出邪党组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奇迹就会出现，心越诚越灵。他们表示一定照做。这时桌上放的资料被乘警看见，一再追问谁发的，无人回答，

费劲了。有一天他倚在我身上问我：“老师，我除了管你叫老师和阿姨之外，我还能叫什么？”我说：“那能叫什么？”他说：“还是叫妈吧。你比我妈对我都好，你知道这世上谁对我最好、真心好吗？”我说：“你爸妈呗。”他说：“是你。”我一下子哽咽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我就告诉他：“真正对你好、关心你的人是师父。是师父慈悲，救了你。是师父让我带好你，是大法改变了你。你快谢师父去。”他赶紧给师父磕头。

转眼寒假到了，我和朋朋的爸爸说：孩子现在变化很大，吃饭也爱吃了，作业也能主动完成了，也知道用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了，更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抑郁症好了，放假我免费带他，过新年我也不让他回家过了，我利用假期的时间带他多学法、炼功。他家正愁放假没人带呢，一听我这么一说，高兴的不知说啥好了。

就这样我带了朋朋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级下学期，他的成绩突飞猛进，还参加了数学竞赛，在学校里也不淘气了，期末考试三科全考满分。老师和家长都很高兴。我知道是大法的伟大，师父的伟大，救了这么不正常的孩子。我和孩子一起给师尊磕头上香，感恩师父，叩拜师父。

### 朗朗发愿要救爸爸妈妈

朗朗是个女孩，是我表弟家的孩子，三年级了。这孩子跟朋朋有的一拼了，是个打仗大王，在学校让老师最头疼了。这女孩子坏习惯多，不爱学习，坐不住凳子，家庭作业能做到凌晨一点来钟，领她到任何地方她都会惹事。我表弟和弟媳都是硕士生，教育孩子的方法也挺好，可对朗朗来说就是无效，她叛逆心非常强，家长、老师管不了她，我表弟和弟媳气坏了。

我听说后便和表弟、弟媳说：“孩子暑假送我这儿，我帮你们带一个暑假看看怎么样？”他们同意了。

朗朗刚一送来，把我吓了一跳，这孩子一脸仇恨、凶巴巴的样子，眼眶和下眼袋都是黑的，小脸也是青的，两年前看见孩子也不是这样啊。弟媳把我叫到一边，边哭边叙述她的情况：



“去年送到新疆她大姨家，大姨和姥姥都弄不了了，后来送到她小姑那，两天就给送回来了。”言外之意孩子在这也呆不了多长时间。我说：“你就放心吧。孩子现在学习不是重要的，要先转变她的心，心变了一切都会变了。你别管我用什么办法，只要孩子能变好就行，是吧。”

因为表弟一家三口都没有修炼，弟媳是公务员又是科长，她单位里一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家里也受牵连，所以弟媳不敢听真相，不明真相，抵触大法，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告诉她我要让孩子学大法的事。

他们走后，我和朗朗聊天，这孩子的心里灌输的都是“怨、恨、争斗、谎话”等一堆别人的过错，没有一点正面的东西。我耐心的听她倾诉。倾诉完之后，我反问她：“老师和同学为什么都对你不好？爸妈为什么都打你、骂你？你这样过是不是很累？你也想做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是吧？”她点了点头。

“好，那你听姑姑话，很快你就会变成一个好孩子。”

第一天，我先讲传统文化的故事，朗朗好象真听明白了一些，她说：“我现在不恨爸爸了，只是有点讨厌他。”然后我就讲真、善、忍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失与得”的法理，举了很多例子。她突然问我：“五姑，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我们老师从来都没讲过，爸妈也没给我讲过。”我告诉她：“我是从《转法轮》书上学到的，我只是说了一小点而已，更博大、更深更高的内涵都在这里了，你想看看吗？”她紧张的说：“我想看，可是妈妈不让我学，她说那是邪的。”我就给她讲天安门自焚伪案，大法在世界的洪传状况，以及《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三十九种语言等真相。孩子惊呆了，问我：“五姑，这些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然后我给她看纽约万人游行的盛况，又给她看真相期刊，她震撼了，又问了好多不解的问题，我告诉她：“你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书里了，你看了就明白了。”

当晚朗朗就跟我学法了。这孩子自己能思考，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就告诉她：你看书就能给你解答了。她好奇心很强，

我今年七十一岁，没文化。在屠宰厂工作二十三年，杀生二十三年，造下了巨大的业力，染上了布氏杆菌。全身骨头疼，手指关节严重变形。经常发高烧，浑身没劲儿，啥也干不了，走几步就喘，折磨的我精神接近分裂。晚上整宿睡不着觉，熬到半夜就出去走，感觉就是外边好，黑黑的、静静的，心里舒服。脾气越来越坏，生气了不说话先动手，打够了再骂，什么姑爷子、小叔子、大哥哥，外甥女婿……没有不被我打过的。老伴儿和一双儿女被我搞的大气不敢喘。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亲属过失杀人跑到我家，我被定为包庇罪抓进监狱等待判刑。在监狱里我实在承受不住，想以死来解脱，不吃不喝就是哭，谁劝也不听，十天后我已奄奄一息。

七月二十日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陆续的被投进监牢。她们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开导我、照顾我，我被她们的大善大忍之心感动。尤其是她们背的法我特别爱听，就跟着学，一闭眼还能看见五颜六色的法轮在转，漂亮极了。我天天让她们教我背法，出狱时我已背会了很多首《洪吟》了。越背心里越敞亮，没事儿就背。不知不觉我的精神状态好了，身上有劲儿了，骨头不疼了，心也不难受了，不再想死了。八个月后我被无罪释放。我得了大福报。

出狱后我一心想修炼，天天出去找炼法轮功的人。我坚信大法弟子告诉我的，“只要你心诚，师父就管你。”我一边找一边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别信电视上说的，全是骗人的。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这个法太好了，见谁跟谁说。

慈悲的师父真管我了，派了一个大法弟子来到我身边，带我学法炼功。我不识字，同修读法我就用手指着一个一个字跟着念，渐渐的我也能读了。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现在四十多本大法书我全能读，亲朋好友见了都觉得太不可思议。

我杀生太多，刚开始炼功时，一排排的鸡、鸭、鹅、兔子还有猪，都来干扰我。就跟法中讲的一样：“你炼功，你得道，而你欠下那么多东西你不还？它可不干，它不会让你炼的。”[1]



那就是我们做的不好。

每年十一月份，乡下真相资料做完了，台历挂历也做完了，我就开始编辑我们当地的真相期刊。同修们整体配合，把这些年恶党对我们的罚款、抄家、绑架都一一曝光。有些同修和世人会用真名实姓写文章，写修炼大法后的转变与神奇，世人会写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受益，有效的震慑了邪恶。就这样，我们当地证实法的环境转变了。

在这些年当中，我没有参加学法小组，开始时我边看着机器边背法。可是每天最多只能背一讲，再背的时候就头晕脑胀的背不下去了，而且经常的没时间背法。去年冬天有段时间比较清闲，我每天大量的静心学法，现在一天背四讲也不会头晕脑胀了。现在只要是装订期刊、切书签等，我都选择背着法在做，让每一份救人的资料都有法的力量在。把个人修炼与救人溶到了一起。现在我才觉的自己不是在糊弄事，不是在做事，而是真真正正的在救人了。

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来共勉：“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需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的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3]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四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经文：《提醒》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时间紧 多救人

文：东北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就着急知道答案，每天晚上学《转法轮》。白天我就和她学《法轮功》、《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她越学越爱学。中午的时间炼功。结果她一炼功，天目开了，她两次看到我身上有法轮，她就更有信心了。

半个月过去了，朗朗学会向内找了，找到自己的妒嫉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利益心、不平衡心、报复心等，她能用大法的法理约束自己了，也能为别人着想了。

第十六天，朗朗的爸妈来看她来了。爸妈一进屋，朗朗给他们鞠躬问好，然后向爸爸妈妈道歉说：“爸爸妈妈，以前我不该恨你们，你们都是为我好，是我做的不好，惹你们生气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不惹你们生气。”她爸爸妈妈没想到十多天孩子会变化这么大，而且孩子的小脸也红扑扑的，眼眶也不青了，我们说话她也不插话了，吃饭由原来的一大口变成一大碗了，吃完饭还捡碗、扫地，一系列的变化让她爸妈不只是高兴，很疑惑的问：“五姐，你用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她改变这么大？姐，你写出书来吧。”我说：“孩子的大变化不是我的功劳，我没做什么，我也写不了书，我家就有书，我就是给孩子看这本《转法轮》，使她改变的。”

我告诉弟弟、弟媳，这孩子用了十天的时间做完了所有的暑假作业，包括三本暑假练习册，做完并且用红笔检查并改正，十篇作文，一册英语大概九百左右个单词全都会背，课文会背，还有一本五十页的练字本……就差两篇作文没写，其余都做完了。

弟弟、弟媳更惊讶了：以往每年的寒、暑假作业，朗朗披星戴月做到开学还做不完呢，这也太神奇了！我说：“对，学了这本《转法轮》就能遇到好多好多的神奇事。”弟弟直点头。

弟媳还是有些顾虑，我便让孩子陪爸爸妈妈去湖边散步。回来后，弟弟弟媳回家去了，朗朗告诉我：她妈妈怕影响她的学业，暂时不让她学大法，说以后长大了再学。结果朗朗对她妈妈说：“妈妈，你都看到我变乖了，就是看这本书看的，书上写的都是让人做好人、更好的人，要守德、提高心性、做事

为别人着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是这样忍住不打人、不骂人的，还不让杀生和自杀等，哪有邪的东西呀？这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这样守住心性的，妈妈你就让我学吧。好不好？”她妈妈说让她考虑考虑再说吧。朗朗又问我：“五姑，妈妈要是不让我学，对妈妈不好吧？”孩子又说：“我必须做好，证实大法，好救妈妈爸爸。”我的眼泪下来了：“好，你好好做，多救人。”

二十一天时，朗朗要求回家，并且与我商量把《转法轮》书带回去行不行？我说当然行了。这孩子回去后，用大法要求自己，处处证实法。

弟媳送朗朗回来时告诉我：朗朗变化真是太大了，她做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比如她和妈妈在外面吃完的香蕉皮，因附近没有垃圾桶，妈妈便把皮放在小树底下了，她说不行，这会给环保工人带来麻烦的，妈妈赶紧找垃圾桶；荡秋千时，明明是朗朗先玩的，一个大姐姐过来就抢，并说是她先来的，朗朗马上就让给姐姐了，然后到另一个地方玩，大姐姐又给抢过去了，朗朗都坦然相让。妈妈问她为什么会让她呢？她说：“姐姐在提高我心性呢，姐姐好可怜啊。她在给我德换我的业力。她是不是可怜？”还有妈妈领她去一个食品店品尝大虾，就剩三个了，她妈妈给她吃了一个，还剩两个，妈妈说都给她吃，她却拒绝了：“妈妈我都吃了，再来小朋友该吃不到了。”晚上回去后，她还帮妈妈做家务。孩子的巨大变化使弟媳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看法，主动对孩子说：“姑娘，咱们一起看大法书吧。”

朗朗终于如愿以偿了。她还教妈妈炼五套功法，还给她爸爸妈妈讲大法真相，爸爸妈妈都退党了。

写到此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再一次感谢师父！大法真的好伟大！能把那样一个孩子改变了，使一个惆怅的家变成一个温暖的家。

请同修们也珍惜身边的孩子，也许他们就是师父的弟子，带好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叩拜师父。

使命，我不能等，应该把他们没承担的这一份给承担上，以保证师父安排的这个正法进程。于是我选择把打印机增加到三个，还有一个刻录塔，每天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半左右。自己专职做起了资料，而且做多少也攒不下。

那时儿子念小学，跟着我，前夫每月给孩子五百元的生活费。我无钱无地无工作无存款。那时连袜子都不舍得买，坏了就缝缝再穿。有时晚上睡觉前，一看儿子，就会母爱泛滥、泪眼蒙蒙，好几次涌起一个念头：我好累，师父，弟子坚持不下去了，我想离开资料点。可是第二天炼功完后，自己又照常打开电脑，打开机器。这是我的选择，承受多少，我无怨无悔。

这些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从宇宙中下走的许多片段；看到上一个地球，自己在海里漫长的等待；看到这一次地球，自己曾在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中先后经过了数千年的修炼。看到这一世在大法中修炼，自己不断达到的境界。我只知道我的付出与我的所得根本不成正比，师父给我的太多了。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产生旧势力的那个境界。看到了旧势力对我安排的一切，就象钟表的齿轮一样在转着，当我不断升华超越这个境界的时候，我看到了旧势力对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安排的这个齿轮，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这个小齿轮又形成了整体一个大齿轮；我们周边这些市县的大齿轮又形成了更大的齿轮，构成了全省的一个大齿轮；然后各省的又形成了全国的一个大齿轮；各国的又形成了全世界的。它们的这一套事无巨细，还在有条不紊的运转着。

从看到这一景象开始，我就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整体跟上师父要的正法进程上。我的机器也由三个增加到了五个。这些年，我们当地市区内一年要大面积散发两次资料，每年春天开始，有几位同修就开车下乡发资料，同修用手机地图查找，周边乡镇一个不落的做、最大程度一家不落的做。

每到“五·一三”法轮大法日，提前两个月开始大量制作、张贴法轮大法日的不干胶，如果我市范围内还有一人不知道法轮功真相、还有一人不知道“五·一三”是世界法轮大法日， 29

该做的，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这次之后，我选择无论做什么，我都把整体与同修摆在自己之上。

所以，这十三年来我是最平稳、最安全的。在每次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我不躲不藏不停滞。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不就是阻碍我们救人吗？同修被迫害了，我们应该做的更好，不仅把自己救人那一份担当好，还应该把被绑架同修的那一份也给补上。在不影响我们整体救人进程的基础上，再配合好营救同修。不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

### 慈悲与选择

师父讲过修慈悲，也讲过选择。我在十三年的资料点证实法中，随着自己慈悲心的不断加大，我也选择承担越来越多。

最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一台机器，上班的时候，就把机器和耗材都收起来，每天做到十点半至十一点之间。调整好机器后，我就学法或做家务，很多时间是陪孩子（我刚承担资料点的时候，孩子才四岁）。那时我们当地做的资料很少，但是我经常会看到被世人丢弃的资料，开始看到只是感到心酸，渐渐的有了警觉，为什么我会总看到呢？

直到有一天，我拣到一份被丢弃的资料，眼前出现了一个景象：一位同修阿姨很随便的把资料扔到一个废弃的自行车车筐里，心里还想着，终于发完了，回家做饭去。接着又出现一个场景：一位同修大姐边打印着资料边干着家务活，心里还在想着：终于要打完了，好好的收拾下卫生。我看到这些，心里无比的惭愧，我也是这样啊，救人这么严肃的事，可自己却一点也不用心，这是糊弄事啊。

从那以后，我就在用心上特别下功夫，经我手裁切的不干胶，叠的光盘封套，每一条边都是整整齐齐；资料的内容用标准速度打印，其它的诸如资料皮、光盘及封套、不干胶、台历挂历等，都要用精度来打印，用心做到精美，做到最好。

后来我看到师父在经文中多次提到延长了正法结束的时间，我就想：是我们修的不好，救人的数量不够啊。拿我们当地来说，会不会有签约做资料点的，结果迷于常人之中而没有完成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法正乾坤〉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寒暑无阻 真相传遍全县村庄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日】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挥泪跪拜师尊！

借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写写我地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一段经历，向师父交一份答卷。

### 不落村不落户 一家一家去救人

因我地是山区，全县几十万人口大部份居住在农村，有的离县城一百多里地，而且交通不太方便，虽然十几年来大法弟子不断的开车到农村发真相材料、贴大法真相标语，但普遍的面对面讲真相还没有做过。并且农村里有许多老人很难到县城来，需要亲自找到他们，给他们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

因此我们想，要有一辆车就好了。这时候一个明白了真相的老板要给大法资助买一辆车，并告诉说，如果车不用了，他还收回去。真是雪中送炭，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师父安排的。

正在这时，师父的《二零一五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发表，看到师父讲：“想过没有，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的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同修们都感到时间的紧迫，很多同修觉的自己没做好，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那是二零一五年黄历十月初十，已是深秋，天已渐冷，我们六名同修各自背着一大包真相期刊、还有台历、年画，乘车



去了农村的一个村庄。从这一天起，我们正式开始了到农村讲真相救世人，不落村，不落户，一家一家去救人。

## 顶风傲雪大法徒

北方的冬天，出奇的冷，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白天时间又短。同修们都是吃过早饭就出发，到了村里，自由组合，三个人或两个人一组，村子大的分片去讲，村子小的留下一组同修，其他人到别的村去讲。

刚开始，我们每到一个村，都会受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手机要找警察和恐吓，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赶紧到村外发正念，背师父的法，求师父加持。

记得有那么一天，我们到一个村讲真相，家家户户都闭着门，街上一个高个男人走了过来，看见我们手里的东西，气势汹汹的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还说要是法轮功就把你们送派出所去。我笑着说：“兄弟，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不都想自己的国家好吗？你看现在空气污染，河水污染，咱们吃的粮食蔬菜都是化肥农药，人们为了挣钱无恶不作，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生存下去？法轮功叫人修心向善，道德回升，是真正拯救人类的高德大法。”

我又给他讲了周永康、李东生因为迫害法轮功遭了报应，锒铛入狱，江泽民也即将被押上历史审判台。我还告诉他，江泽民的下场是：“人间报应不算完 天钩穿皮挂广场 阴曹地狱够鬼忙”[1]。他笑了说：“你给我拿几本看。”我就把年画、台历和内容不一样的几本真相期刊给了他。

这个人看见我冻的发红的手，给他拿材料手僵的都捏不起来，有点同情的说：“快走吧，这数九寒天的，人们冻的都不敢出门，都在家里围着火炉子，你们不在家享福，出来受这个罪。”我见他有了善心，赶紧叫他快退党，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他点了点头，拿着真相资料走了。

我和同修刚要到另一家，旁边过来一位妇女说：“你们敢给这个人讲，他就是大队里专管（迫害）法轮功的。”我“啊”  
18了一声，不觉有点后怕。

修说：“你们应该坐到一起，解决一下你们的矛盾。”开始自己真的非常委屈，心放下后，就解释说：“我们没有矛盾，我只是选择为法、为同修负责，更是为我们这个整体负责。”就不再多说了。

## 把整体与同修摆在自己之上

从建立资料点至今年十三年，我始终有着很强的一念“师父没给我安排受迫害的难，我就没那些难”。我是半开着修的，师父在讲法中讲到的一些境界——大眼睛里的小眼睛、无形、真空、真空之上等等，我在升华过程中，都陆续看到了。本地几次迫害，我也会在梦中提前看到一点显现或是听到一点。有几次多位大法弟子被迫害中，我看到的情况都是同修被绑架后，邪恶又来绑架我，但是现实之中，我始终是安全平稳的。我把这过程和同修交流一下。

第一次多位同修被绑架后，我向内找自己，觉的自己在打印资料的过程中有一种私心，同修要多少给制作多少，认为家里不攒资料，自己的安全系数要高。有些同修很忙，空闲的时候，就向我要一些，等我打印好了，可能他们又忙的没时间发了。找到了私心，在这一点上就要提高上来。这一次，我选择在家里始终积攒一些资料，让同修随时要随时取。

第二次多位同修被绑架，我依然找到自己最强烈的是那颗保护自我的私心。那时进货，我为了自己和资料点安全，打电话要完货后，就把电话关机，收货留的其他同修的电话号，同修取了，再给我送过来，搬到楼上。我这不是把自己认为的危险都推给了其他同修吗？多肮脏的一颗私心啊！这次之后，我就选择进货收货都由自己承担，不去牵扯其他同修。

第三次，再有同修被绑架，我找到自己最强的还是私。表面上，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总是说：“大法弟子在三件事中才是最安全的。”我的确是把自己溶于三件事中，但是说到安全的时候，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安全。大法弟子是为他的，无私无我、溶于法中的生命。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应该先考虑整体的安全与配合、再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自己只管用心去做自己  
27

人选。我琢磨着这个梦：哦，原来师父是点悟我让我承担资料点呀！既然师父点我了，那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承担。师父把我推到那么大的莲花座上，师父又在我的身边，我该想的就是把资料点怎么建好。

## 纯正把关

建立资料点，把关是非常关键的，我自始至终，只选择明慧发表的资料。师父明示：“但是大家都知道，大法弟子要圆满，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了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这个形式，这是事关重大的事情。除了学法，任何东西都不能插进来，所以绝对的不能够在大法弟子中流传不属于大法本身的任何东西，绝对不能对大法弟子造成干扰。”[1]

前些年，总有些同修从外地或其它网站上拿过来一些同修们比较感兴趣的资料，让我制作，他们好去散发。我记得有一次，同修拿来一份自己感兴趣拼凑的，和讲真相救人没什么关系的传单，让我给制作，我回绝了。同修拿到复印社印了好多，结果在发放的过程，被世人围着给打了。

在这过程中，也有非常触及心灵的时候。有一次，同修从外地拿来一些光碟：《抗日战争中的×××》、《太阳××》等，同修们大都非常喜欢看，希望我再做一些发放。但是我在明慧上没有找到这些碟，而且我觉的这些和我们讲真相救人没有多大关系，就没有同意。结果，同修冷冷的说：“你也太自我了，同修谁愿意搭理你，也就我还说说你吧。”我认为自己做的符合法，还是没有顺从。

师父在讲法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2]

不久，在我们三个地区同修召开的法会上，我又交流到这个问题，希望把我们小音箱上与大法无关的内容拿下去，与大法真相无关的，我们不要去打印，去碰触；与救人没有实质作用的小挂件等，不要大量去做；其它网站流传的大劫难与结束的时间等，不要在同修中流传。结果过后，有同修就说：“我知道你说的就是某某某，谁都能听出来。”不久，又有两个同

风越刮越大，到了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我怕雪大了路不好走，便招呼司机早点走。于是我们上车到另一个村去接同修，老远就看见同修在一家门口讲真相，另一个组的同修也过来了，有的讲，有的发。我们快要靠近她们了，她们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手里拿着真相资料喊着：“大哥大姐们，大叔大婶们，你们快拿真相看一看，明白真相得福报，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尽管寒风无情的抽打着她们，头上的雪花已结成了冰，他们依然在那里呼唤着世人。我忽然想起了师父的歌词：“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 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2]。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严冷的寒冬三个月，尽管狂风呼号，雪花飞舞，大法弟子挨村挨户讲真相救世人一天也没有停止。

## 不落下一个有缘人

凛冽的严冬退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农民开始了耕作。全县二十五个乡镇，每个乡镇二十多个自然村，冬季三个月大法弟子马不停蹄的也没讲完三分之一。为了不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们除了留一部份到村里讲，其余的同修去找那些种地的，修路的，弄大棚的，连山里放羊的，放驴的我们都不落下。

不知不觉进入夏天，有的同修家有上学的、上班的，需要做好中午饭，我们只好发完十二点的正念再走。夏天的中午烈日炎炎，到了村子，有的人家正睡午觉，我们就不敢去敲门，只能先给那些在外边乘凉的老人和在河边玩耍的小孩讲。

夏天是个救人的好时机，好多教师和学生都放假了，孩子们一群一群的，我们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让他们退出团队保平安。大部份小孩很接受，但也有的小孩中毒很深，不接受。还有的学生家长看见我们给孩子讲真相，很恼怒，扬言要告我们，还有的要放狗咬我们。正如师父讲的：“世人为何难救度邪党喉舌灌谎言”[3]。

我们这里是邪党的所谓“根据地”，山村里中共邪党老党员很多，有的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们都找到他们，耐心的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老人们很善良，很容易说清楚，一

般的都能接受真相，因为历次运动他们已经看清了共产党的本质。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我心里想着，这个村里的老党员都聚到一起就好了。没想到进了村就看见一群老人在一家大门口乘凉，我们走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很高兴的听我们讲。我们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发资料，做三退，他们都点头同意，不一会儿，我们讲退了十一个人。回来的路上，同修高兴的说：“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好的有缘人。”

夏天经常下雨，同修们都打着自带的雨伞，这家出来那家进去的忙着讲真相，传大法的福音。

### 整体提高 遍地开花

师父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4]

随着同修们深入的讲真相，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那些专管迫害大法弟子的机构和警察们好象也销声匿迹了，因大法弟子已经利用各种方式给“六一零”的头儿和国保大队长讲了真相。

那一年，明慧网上一直有关于大法弟子参与诉江而受迫害的报道，有的同修开始有些顾虑，不敢走出来。我们就和他们交流，并让一直跟着出去讲真相的同修去找他们，给他们讲自己的亲身感受。这样一个拉一个，一个拽一个的，同修们都走出来了，就是从来没有参与过讲真相的同修，也跟着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而且做得很好。有的一天不落的一直跟着车出去讲，我们的车每天挤的满满的，还有几位同修自己有车，也拉着同修出去讲。

为了让同修们都走出自己的路来，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把那些农村的同修也得叫出来。我们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和他们交流，并且用车带上他们，和我们一起配合着讲。后来他们开上自己的三轮车，拉上本地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做的非常好。

最辛苦的是我们的司机，暑来寒往，除特殊情况外，都是

- [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 四》〈报应〉
-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给你希望的路〉
- [3]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 四》〈救你为何难〉
- [4]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 [5]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三》〈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
- [6]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见善〉
- [7]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 [9]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三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  
(明慧网第十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慈悲与选择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四日】

尊敬的师尊好！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好！

我是一个普通的大法弟子，在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为当地制作大法真相资料。提起笔来，这十几年正法修炼的一幕幕在眼前不断闪现。

### 师父点悟我建立资料点

曾经，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弟子，甚至自己不敢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怕给大法抹黑。学法是妈妈同修强拉硬拽的，即使偶尔的出去发资料，也带着怕不圆满的心。发份资料，那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偷偷的塞在人家门把手或对联里，已是浑身哆嗦。

二零零五年，我地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点同修和协调同修都被绑架。就在他们被绑架的同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师父坐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座上，师父对面的两边由大到小是两排莲花座。师父先喊了我的名字，我立刻升华成一尊女佛的形像，金光四射，遍洒天地，坐在了师父身边的大莲花座上。

那天早上，我知道同修被绑架了，那天白天，来了三位同修，找我母亲商量，本地不能没有资料点，我年轻，我是最合适的



顶着恐怖打压  
历经世间魔难  
阅尽人间春色  
参透世间炎凉  
走遍山间小道  
看够世人白眼  
受尽恶人诽谤  
听够谩骂恐吓  
恶人要诬告  
狗儿追着咬  
严冬寒风割  
盛夏烈日烤  
不计苦与乐  
不求失与得  
助师正法了洪愿  
生死无悔这一遭

## 结语

我的故事暂且讲到这里。我的文笔有限，难以用语言描述同修那种大智大勇、慈悲于世人的精神境界与那种超凡脱俗的修炼人的风采。写到这里，同修们一个个慈悲祥和的面容和讲真相过程中所经历的魔难与救人后的欣慰，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泪如泉涌，给我的同修们合十，致敬。

师父讲：“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8]

愿我的同修们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按照师父的教导：“在正法没有结束之前，大家利用所剩下的时间啊，扎扎实实的做好大法弟子每件应该做的事情，那才是你走向未来、走向最伟大的这条路上，不能够错过每一次机会，也不能够走错每一步。”[9]

<sup>24</sup> 注：

一天不落的开着车拉着同修讲真相救人。他是一位农村同修，还得干农活，经常干完活，饿着肚子拉着同修们就走。他每天看着地图，拉着同修一个村接一个村的讲，哪怕是山高路陡，冰雪路滑，只要能走过去，他都不畏艰险的拉着同修们闯过去，从不叫苦叫累，总是乐呵呵的。这一天同修们做的好，劝退的人数多，他就高兴的给同修们唱大法弟子的歌。

还有负责协调的老同修，每天忙里忙外，什么事他都得操心，同修们有什么情况，他马上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

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和腿脚不太方便的同修，在近处讲或在家帮着包材料，串葫芦，大家的心全在救人上，形成了一个圆容不破的整体，所以同修出去讲真相，很少受到干扰。

## 让真相遍撒人间

那是秋季的一天，我们要到一个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大山沟去讲真相，山上只有一条农民种地能走大三轮车的路。从地图上看，山脚下有好几个村，为了不落下一个有缘人，达到师父要求的“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5]，司机坚定的要把车开到山上去，然后同修再下到村里去救人。

坎坷弯曲的山路，山石绊的车颠簸不平，两边茂盛的荆棘，刷刷的划着车身，一不小心就有滑落山底的危险。同修们默默的发着正念，大概有两个小时，我们才到了山顶。好不容易见到几个人在山上干活，我们便给他们讲了真相，并问了下山到村里的路，同修们便分头行动，下山去到村里讲真相救人。

我和一位同修到了一个村里，挨家挨户的去讲，发现这里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九九年七二零那时候的认识，认为法轮功是某教，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怎么回事。其中一个人说：“我在很远一个亲戚家看见树上挂着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我听了一阵心酸，这么多年讲真相，因为这里偏僻，我们从来就没来过这地方，厚道的山里人还不知道真相，还不知道这大法洪恩浩荡、救度无量众生的万古机缘。

我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家一家挨着讲，走到村口的一个大门上，有一伙人在那里闲聊，我们赶紧过去给他们讲真相。我<sup>21</sup>

们耐心的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他们讲师父的慈悲，师父把法轮功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讲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造谣，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了江泽民流氓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当给他们讲到，现在二十多万人向两高起诉江泽民，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应声道：“江泽民这个老畜生，没干过一点好事，坏透了，你们拿着表没有，我们也签字起诉他。”一个高个子男人说：“电台上广播给了我们多少钱，我们一点也没有见着，说让我们致富，我们这么穷，中央大官来了，领着到包工头家里看看，谁上访先让你坐监狱；说打黑社会，他们抓手无寸铁的法轮功顶替，我经常到城里，什么都知道。”

看来，世人真的在觉醒，正如师父讲的“大众都知邪党完戾暴恶行人人谈”[6]。我们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高兴的离开了这个村庄。

山沟的秋天，山花喷香，硕果累累，美极了。大法弟子每天出去讲真相，路经很多村庄，村子的路边柿子红了，大枣红了，桃子熟了，核桃熟了。讲了一天真相的同修们又渴又饿，但是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一个果子吃。就是到了乡亲家里，乡亲让吃，同修们也说：“谢谢你们，我们不渴也不饿。”同修们事事高标准要求自己，一次一人感慨的说：“只有李洪志大师才能教出这样的好人来。”

### “菩萨救我们来了”

师父讲：“明白了真相的人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有的人会很同情，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也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扩充着。”[7]

转眼又到了冬天，大法弟子继续踏着吱吱的冰雪挨家挨户讲真相，这时候，整整一年了，全县大小村庄同修已基本走遍。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庄，一群人围在一个院子了，打扑克的、下棋的、闲聊的。我们刚一进去，其中一人便说：“是不是法轮功的，快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还有那些小葫芦。”我心想，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他怎么知道我是法轮功（弟子）？

我们先给这个人讲真相，做三退，他接了材料，高兴的向院里的人高声说：“快来拿法轮功的传单，菩萨救我们来了。”一下子围上来很多人，把我们的真相资料和小葫芦、台历、真相护身符全抢光了。最后一个人把我们的书包拿起来倒了几下，其中一人说：“你去给边上那个打扑克的讲讲，那是大队书记。”我走了过去，看见大队书记的表情很复杂，可能碍于面子，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说：“你什么时候给送葫芦来，我再退。”其实他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是在找台阶下，很遗憾，我们以后再没见着这个人，我一直惦记着这个事。

还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村头站着一个人，好象认识我们似的，很高兴的说：“已经等了你们好几天了，还以为你们不来我们村了。”原来他们在别的村子已经看见了大法弟子讲真相，传播大法的福音，所以盼着大法弟子能到他们村里来。

大法弟子顶着恐怖打压，持续不断的讲真相，解除了很多世人对师父对大法的误解，明白了法轮功是救度世人的高德大法，更加看清共产党的罪恶和即将灭亡的下场。

### 生死无悔这一回

因为二零一七年邪党要开十九大，所以我们过完大年，正月初二就出发，到那些还没有去过和没有做好的村去讲。到了五月份，邪党就开始骚扰法轮功学员，农村也开始盘查，为了同修们的安全，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一年半的时间，大法弟子走遍全县所有的大小村庄。家家户户都留下了大法弟子的足迹，并且与我县交界的其他四个县的边缘村庄，我们也都去给他们讲了真相。

在这一年多的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有三次被人诬告，两次同修被警察绑架，但都是当天就被放了回来。其中一次是村长打了好几个钟头电话警察也没来。还有一次恶人踹了一位同修几脚，还破口大骂，同修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告诉世人：“你们不明白真相，被共产党的谎言蒙骗了。我们是神的使者，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真是：

大法徒为救人